



何香凝美术馆
艺术史名著译丛

范景中 主编

造假： 艺术与伪造的权术

殷凌云
毕夏译
郑涛校

〔英〕伊恩·海伍德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

范景中 主编

造假：艺术与伪造的权术

〔英〕伊恩·海伍德 著

殷凌云 毕夏 译

郑涛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造假：艺术与伪造的权术 / (英) 伊恩·海伍德著；殷凌云，
毕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

ISBN 978 - 7 - 100 - 13255 - 8

I. ①造… II. ①伊… ②殷… ③毕… III. ①伪作 —
研究 IV. ①J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064703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造假：艺术与伪造的权术

〔英〕伊恩·海伍德 著

殷凌云 毕夏译 郑涛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255 - 8

2017年6月第1版

开本 670×970 1/16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58.00元

Ian Haywood

Faking It: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Forgery

St. Martin's Press (1987)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the Autho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权由作者本人授权出版。

本书根据圣马丁出版社1987年版译出。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编委会

主 编：范景中

副 主 编：邵 宏 李本正 杨思梁 乐正维

学术策划：黄 专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立华 乐正维 李本正 杨思梁 陈小文 邵 宏

范白丁 范景中 黄 专 傅无为（德） 鲍静静

总 序

范景中

卡夫卡曾说：通天塔建成后，若不攀爬，也许会得到神的宽宥。这一隐喻，象征了语言交流的隔绝。同样的想法，还让他把横亘的长城与通天塔的垂直意象做了对比。不过，攀爬通天塔所受到的惩罚——“语言的淆乱”，却并未摧毁人类的勇气。翻译就是这种魄力与智慧的产物。

7世纪，玄奘（？—664）组织国家译场，有系统翻译佛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事件。那时，为了满足信众的需要，印刷术或许已经微露端倪，但译本能广泛传播，最终掀起佛教哲学的神化风宣，还要靠抄书员日复一日的枯寂劳动。20世纪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人们能够遥想千年前抄书的格局。当年抄书员普普通通的产品，现在都成了吉光片羽。

远望欧洲，其时的知识传播，同样靠抄工来临写悠广。但是两个半世纪后的公元909年，开始传出一条消息，说万物的末日即将迫近。这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知识的流动也面临着停断的危险。处在如此岌岌危惧之际，心敬神意的抄书员或许会反问自己，继续抄写这些典籍有何益处，既然它们很快就要烟灭灰飞于最后的审判。

他们抄录的书，有一部分就是翻译的著作，是让古典微光不灭的典籍。幸亏抄书员不为 *appropinquante mundi termino* [世界末日将至] 的流言所撼动，才让知识最终从中古世纪走出，迎来12世纪的文艺复兴。

这些普通的历史常识，让我经常把翻译者和抄书员等量齐观。因为他们的工作都不是原创。有时，欣赏南北朝写经生的一手好字，甚至会觉得翻译者还要卑微。不过，我也曾把一位伟大校书者的小诗改换二字，描绘心目中

所敬重的译者—抄工形象：

一书译几番来，岁晚无聊卷又开。

风雨打窗人独坐，暗惊寒暑迭相摧。

他们危坐于纸窗竹屋、灯火青荧中，一心想参透古人的思想，往往为了一字之妥帖、一义之稳安，殚精竭思，岁月笔端。很可能他们普普通通，只是些庸碌之辈或迂腐之士，但他们毕恭毕敬翻译摹写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字，仅此一点，就足以起人“此时开书卷，心魂肃寻常”之感。更何况，若不是他们的默默辛苦，不朽者也早已死掉了。

玄奘大师为翻译所悬鹄的“令人生敬”，大概就隐然有这层意思。这也使我们反躬自问：为什么让那些不朽者不朽？我想，答案必定是人言言殊。但最简单最实在的回答也许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就少了一个维度，一个叫作时间的维度；它一旦阙如，我们就会像是站在荒漠的空旷之野，前面是无边的茫茫，身后是无边的黯黯。

我推测，歌德的几行格言短句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Was in der Zeiten Bildersaal

Jemals ist trefflich gewesen

Das wird immer einer einmal

Wieder auffrischen und lesen.

(*Sprüchwörtlich*, II, 420)

歌德说，在时间的绘画长廊中，一度不朽的东西，将来总会再次受到人们的重新温习。这几句诗和歌德精心守护文明火种的思想一致，它可以用作翻译者的座右铭。

文明的火种，概言之，核心乃是科学和艺术。科学是数学、逻辑的世界，艺术是图像、文字的世界。撇开科学不谈，对艺术的研究，尤其对艺术史的

研究,说得大胆一些,它代表了一种文明社会中学术研究的水平,学术研究的高卓与平庸即由艺术史显现。之所以论断如此,也许是它最典型代表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带功利的高贵与纯粹。而这种纯粹性的含量,可以用来测试学术的高低。王国维先生谈起他羡慕的宋代金石学也是这样立论的:

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第718页)

观堂的眼中,金石学属于艺术史。金石器物就像书画一样,最易引牵感官的微眚纤末,带起理性的修辞情念。宋代的学术之所以高明,正在艺术兴味的作用。陈寅恪先生也是同一眼光,他评论冯友兰的哲学史,说过类似的意见,《赠蒋秉南序》也赞美“天水一朝之文化,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追随这些大师的足迹,我们不妨发挥几句:一个文明之学术,反映其势力强盛者在科学技术;反映其学术强盛者在艺术研究,鉴赏趣味与研究趣味的融合,最典型则是艺术史的探索。这是将近两百年来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现代意义的艺术史著作、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Italienische Forschungen*] (1827—1832)可作其初始的标记。它出版后,黑格尔不失时机引用进了《美学讲演录》。

恰好,鲁莫尔[Carl Friedrich von Rumohr](1785—1843)也是一位翻译家,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不计名利、不邀时誉的纯粹学人。他研究艺术史出于喜爱,原原本本,靠的全是个人兴趣。Character calls forth character[德不孤,必有邻]。参与这套艺术史经典译丛的后生学者,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热爱艺术史也都是倾向所至,似出本能。只是他们已然意识到,社会虽然承平日久,

可学术书的翻译却艰难不易，尤其周围流行的都是追钱追星的时尚，就更为不易。这是一个学术衰退的时期，翻译者处于这种氛围，就不得不常常援引古人的智慧，以便像中古的抄书员那样，在绝续之交，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期待。1827年7月歌德给英格兰史学家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写信说：

Say what one will of the inadequacy of translation, i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concerns in the whole of world affairs. [翻译无论有多么不足，仍然是世界的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一看汉斯·皮利兹 [Hans Pyritz] 等人1963年出版的《歌德书志》[*Goethe-Bibliographie*]，翻译占据着10081—10110条目，约30种之多，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中古高地德语、波斯语以及一些斯拉夫语。翻译一定让歌德更为胸襟广大、渊雅非凡，以至提出了气势恢宏的 *Weltliteratur* [世界文学] 观念。他的深邃弘远也体现在艺术研究上，他不仅指导瑞士学者迈尔 [Johann Heinrich Meyer] (1760—1832) 如何撰写艺术史，而且自己也翻译了艺术史文献《切利尼自传》。

歌德对翻译价值的启示，我曾在给友人的短信中有过即兴感言：

翻译乃苦事，但却是传播文明的最重要的方式；当今的学术平庸，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就更加显著。翻译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它总是提醒我们，人必犯错，从而引导我们通过错误学习，以至让我们变得更谦虚、更宽容也更文雅，对人性的庄严也有更深至的认识。就此而言，翻译乃是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2015年5月29日)

把翻译看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现在可以再添上一种理由了：人活在现象世界，何谓获得古典意义上的 *autark* [自足]，难道不是把他的生命嵌入艺术的律动？翻译这套书也许正是生命的深心特笔，伴着寒暑，渡了春魂，摇荡于艺术的律动。这律动乃是人类为宇宙的律动增美添奇的花饰绮彩。

本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与何香凝美术馆合作出版；书目主要由范景中、邵宏、李本正、黄专和鲍静静拟定，计划出书五十种；选书以学术为尚，亦不避弃绝学无偶、不邀人读的著作，翻译的原则无他，一字一句仿样逡写，唯敬而已。

草此为序，权当嚆引，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也。

目 录

001 导 论

003 第一章 伪造的概念

039 第二章 18世纪：文学伪著的多产时代

041 台湾岛虚构小说与早期小说

051 图书制作的道德：蒲柏与出版

064 原创与模仿：威廉·洛德和弥尔顿争议

075 编辑干预：是篡改还是骗局？

083 麦克弗森的《奥西恩》

091 托马斯·查特顿

103 威廉·亨利·爱尔兰捏造的莎士比亚作品

113 第三章 学者身份的伪造者

114 在页面空白边缘上做手脚：约翰·佩恩·科利尔和
“古代修订师”

122 假父系血统：梅杰·拜伦

124 科学的伪造：托马斯·詹姆斯·怀斯

135 第四章 缺失的环节：考古伪造和虚构的第一个原始人

135 搜索第一个原始人

144 皮尔当人，1912 至 1953 年

153 第五章 艺术市场的十字军

175 汉·凡·米格伦

185 汤姆·基廷：艺术品交易及伪造

201 第六章 现代文学伪造

201 自我虚构

207 剽窃

212 抄袭

219 参考书目

227 索引

235 译后记

导 论

究竟何谓艺术赝品或文学伪著？对这一问题我们无法得出明晰的答案。这本极具洞察力的透古通今之作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方法，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如何评估一件艺术品这一关键问题。这本著作还提出了一些关于艺术原创性以及艺术价值的关键问题。

新技术和新评判方法影响极大；此外，层出不穷的赝品在市场上也供不应求，这种情形对艺术家的权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这种看待赝品的新态度兼具进取性和调研性，它引导我们质疑评估艺术品价值、地位及其在社会中作用的全部基础。许多画廊展出的古代大师作品也都被认定为赝品。也有像《霍华德·休斯传》[*The Howard Hughes Biography*] 这样的文学伪著；市场上也有一些买家对托马斯·詹姆斯·怀斯 [Thomas James Wise] 的拉斯金 [Ruskin] 伪著和勃朗宁 [Browning] 伪著梦寐以求，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与原作一样高昂的价钱。

伊恩·海伍德探讨了一些关键性问题，譬如对个别作者及其遗物的狂热崇拜，以及对首版书的狂热崇拜。他考察了艺术的审美评价和财务评估，并提出了一系列审美问题，引发人们展开关于模仿与独创的辩论。

《造假：艺术与伪造的权术》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赝品仅仅是一件复制品，还是它也体现了一个制作流程的重要网络，而这一网络挑战了艺术品原创性的浪漫化观点？这本著作提供了对艺术整体观以及对艺术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的一种新评价。它可能不够与时俱进，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艺术就是金钱，艺术就是投资，美学问题通过金钱加以诠释。

《造假：艺术与伪造的权术》检验了伪造的权术之争，追踪了伪造的历史，同时既关注著名的艺术赝品，也关注了更容易被忽视的文学伪著。它挑战了人们对欺诈之事的共识，并揭示了赝品是颠覆性人造物品这一理念，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挑战，它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业已设立的机构、业已确认的价值观和技术。艺术世界充满悖论、不确定性以及新的挑战。这本著述本身或许就是一座里程碑，或许从它自己的角度而言，它本身也会受到质疑。

第一章

伪造的概念

1983年年中，在欧洲发现了一部希特勒日记 [Hitler Diaries]，据称它是所谓的真迹，¹ 欧洲公众对这一发现所引发的争议感到既扑朔迷离又眷眷痴迷。一时之间，关于日记真实性的轰动性新闻报道占据了各大媒体头版，持续时间长达数个星期。这一故事开始于4月下旬，德国《明星》[Stern] 杂志宣布了一项耸人听闻的计划，即他们将连载纳粹独裁者存世的60卷鸿篇日记的摘要。世人对存在这样的文献闻所未闻。但是它们的真实性得到英国历史学家兼《泰晤士报》[The Times] 主编戴克勋爵 [Lord Dacre] (以前叫休·特雷弗-罗珀 [Hugh Trevor-Roper]) 的认证。《泰晤士报》的老板鲁珀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花费了400 000美元从《明星》杂志手中购买了在英国及英联邦国家连载日记的版权。《明星》杂志开始出版日记摘要，《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则选登了日记的一些零星片段，以此钓取读者的胃口。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西德警察在审讯一位纳粹文物经销商时，揭露了这部日记属于伪造品，出版界因此声誉尽毁，陷入一团乱麻般的困境之中。

1 参见哈里斯 [Harris]，1986年，可见幕后活动的更多详细情节。

这件事已然成为惨败之举。讽刺作家奥勃伦·沃 [Auberon Waugh] 称之为“自提图斯·奥茨 [Titus Oates¹，图1] 以来蒙骗英国公众的最荒诞的故事” [图2]，(《观察家》[*The Spectator*]，4月30日，第6页)，《卫报》[*Guardian*] 做出的回应是“世上最大胆妄为的诡计”(5月8日)。仅仅经过第一次的科学检验，这份日记的真实性就已经不堪一击了。许多人认为，在发行任何出版物之前，这种分析就应该提前进行。人们抨击出版社，指责出版社既唯利是图又缺乏诚信。《泰晤士报》则被冠以愚昧无知、投机取巧之污名。

- 2 最近发生的这一起伪造案例各个细节都值得我们追根问底，因为它们引出了这本书将涉及的许多问题。这一希特勒日记赝品所造成的后果，远不止《明星》杂志向促成这笔交易的记者支付的200万英镑，也不止对戴克勋爵的愚弄(《私家侦探》[*Private Eye*] 称他为“傻子休”²)，它波及的范围更为广泛。伪造者唯利是图的动机、倒霉专家的败北，这些往往被认为是伪造独一无二的重要特征。其实，所谓的希特勒日记暴露的有关某些文化实践的可接受性问题，才更为重大。对诸如此类的程序 and 标准及其可质疑性的揭露是本书所探讨的关键主题。赝品是颠覆性的人造物品。

在愚人节过后仅一周，戴克勋爵审查了收藏于苏黎世银行金库中的一些希特勒日记，所耗时间仅仅几个小时。他是第一位被允许检视这批珍贵文物的历史学家。选中他，显然是因为两点：一是他的学术资质(他曾经撰写了《希特勒的最后时光》[*The Last Days of Hitler*]），二是他

1 提图斯·奥茨 [Titus Oates, 1649—1705]: 1678年奥茨宣告他发现了一个企图谋杀查尔斯二世 [Charles II] 的天主教阴谋：查尔斯的罗马天主教兄弟詹姆斯会取代他，并将屠杀数以千计的宝座新教徒。这一公告使天主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受欢迎，80人被捕，被指控参与这一阴谋。数人被处决，包括阿马天主教奥利弗·宾吉 [Oliver Plunkett]。后来发现这是谎言。因称约克公爵詹姆斯为叛徒，奥茨1683年被监禁并罚款10 000英镑。1685年5月奥茨被发现犯有伪证罪，他因此受到嘲笑、鞭打并终身监禁。1688年12月，奥茨又因光荣革命获释。——译注

2 《私家侦探》巧妙地用他的名字 [Hugh Trevor-Roper] 的谐音取笑他：“Hugh Very-Ropey”。——译注



图1 《提图斯·奥茨像》[*Titus Oates*], 佚名



图2 弗朗西斯·巴洛 (Francis Barlow):
《提图斯·奥茨向国王告密》
(*Oates Reveals the Plot to the King*)